



台灣醫界 三 步曲（上）

文 / 彭壽貴

台北的後火車站，由太原路，承德路，重慶北路，延伸到華陰街，延平北路，迪化街大稻埕。

大稻埕，原來的意義為大晒穀場。是早期，臺灣米糧輸送經由淡水河，而以大稻埕貴德街一帶為上下貨的地方。也可見當年淡水河航運之興隆。所以，衍生後來的迪化街。迪化街約略也只有八百公尺長，但是，在台北的開展與經濟發展上，佔了極重要的位置。

位在迪化街的永樂市場，一向是人們聚集的地方，有首老歌「相逢有樂町」，據說就是描寫那人氣旺盛的景象，日據時代，延平北路到迪化街一帶叫做太平町，許多商店，生意都集中在此。文人雅士也聚集於此，經過這裡的洗滌文化，再向全島發揮影響力。

永樂市場樓上，在二三年前成立了「迪化街畫會」畫會裡的老張是大稻埕世居，對大稻埕，如數家珍。

「這裡有很多有錢人啦！你別小看他不如東區的街道寬闊，店面明亮。但這就是迪化街大稻埕厲害的地方，也算是特有的賺錢文化，低調，努力，勤儉。」

「大稻埕圓環，遠近馳名。圓環的小吃曾經是許多台北人解饞的地方，即使出國在外，有機會回台，就會想到圓環吃小吃。」

「那圓環徐外科醫院也曾經風光，據說全盛時期，名氣超越臺大醫院。」

那時，中南部的病患，到台北都指定要到徐外科。主持人徐榜興醫師，是南部屏東縣的客家人。因此，他管理帶領的醫院，也就很有客家作風。他們也是低調，努力，勤儉。這個醫院規模不大，百來坪的建地，三，四層樓的高度。裡面總共約容納一百多張病床。所謂病床也只是一個單人床，配一個小茶几，病床下再藏一個陪侍病患者，休息用的小床。這樣子病床和病床並排在一個大房間，談不上個人隱私。

所謂一病房，二病房...。只是代表一間二，三十張病床放置一起的大房間。如果以現在的標準來看，只能算是緊急臨時觀察病房，但那時臺灣剛脫離戰爭，與對面中國大陸的對抗，仍然在消耗島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國民所得與年度預算。在一切以反共抗俄為名的政策與支出下，台灣一般人民經濟差，生病了，能夠在這樣的環境裡接受治療，就算是幸福了。有更多人，住不起醫院，或只好捨西醫藥，而採用草藥。往往貽誤了治療時機。

說來，也是不同時代，有不同的需求與發展。在那個時代，大家一心只求填飽肚子，對醫療院所的要求，也只是希望治癒病痛。尤其是，那時受有完整醫學教育的醫師很少，許多地方還在用無照醫

師，限定醫，退伍軍醫...。這些都是只接受有限的醫藥衛生訓練，就被派上用場，服務傷患去了。就是醫學院畢業生，也有許多，一畢業就去執業，缺乏教學醫院的歷練訓練。醫學的研究，有許多仍懵懂懂。台北徐外科醫院有外科專業，算是醫界的佼佼者。

「光看會計小姐數鈔票，就讓我們佩服。每晚一大袋鈔票進帳。每個病房，每張床都睡滿了病患，看到那種光景，當然學醫最好。最吃香。」老張很感慨。

年輕醫師，想到徐外科醫院歷練，吸收臨床經驗，機會很少，要透過相當關係，忍耐低薪水，工作時間特別長的磨練，對於醫院的老師前輩，更要畢恭畢敬，才有機會由老師帶著開刀，學習真功夫。數年後，就可以獨當一面，找個好地點，自行創業，享受財源滾進的樂趣。

「像我們新竹的劉醫院，剛開始也是跟徐外科學，開業後，病患門庭若市，不數年，就蓋起大樓來。算一算，我們家，有一段時間是他的常客，說不定，劉醫院大樓有幾根柱子算是我們家貢獻的呢！」

「你們家有可能貢獻柱子，沒有錯。但也是說證明劉醫師技術好，加上你們家對健康衛生的照顧有待加強，才會一再光顧劉醫師處」我設法平衡老張的思考。

但是，那時大家對醫護人員很尊重，醫病關係很好。做為醫師很有成就感。

台北徐外科，在六零年代，達到事業的頂鋒。臺灣的經濟在人民努力，外有韓戰，越戰來活躍經濟需求，加上許多利多政策，終於爬上亞洲四小龍的地位。

這樣，徐外科那一代醫師，逐漸淡出醫界。所謂戰後嬰兒潮的一代，逐漸進入醫界主流。

「最明顯的是台北後火車站，圓環一帶的沒落。建築物舊了，街道狹窄，人口增加...自然而

然的往東區發展。新潮明亮的建築，寬廣舒適的街道以及穿著時髦的消費族群逐漸取代。」老張分析著。

新式的醫院制度在台大，榮總建立起來，漂亮講求效率的新醫院在長庚體系下急速擴充，就是沒有一家大醫院選擇在後火車站，大稻埕一帶生根。這裡，現在像是個遲暮美人，就連以前讓企業家流連忘返的酒家，也欲振乏力。

「但是，那種明亮的病房，並不能遮掩醫院當局尋求效率的模樣。醫師腳步匆忙，病患也跟著心慌起來，有些人變得逛醫院看病了。」

「對！就是這樣，逛醫院心態，我們也許又貢獻了許多柱子給長庚，新光，國泰...等醫院」老張仍然心態可議。

「而且，逛多了，覺得醫師好像很勢利，很商業。光強調效率，就是少了關懷與溫情。」

所以說，醫病關係變壞了。醫師只求不出事，病患大部份即使只是心身病，也被要求照一大堆X光片，檢驗一大堆血液生化數字。

後來，台北市，甚至於全島各地，可說是三步一診所，五步一醫院。全都講究效率，全都表現出一切向錢看的樣子。

「這樣，醫病關係，只有愈緊張。」唉！

戰後嬰兒潮的醫師，在經濟景氣，講究效率中爬起來，卻在醫病緊張中不知所措。於是，爆發了台北北城醫院護士打錯針事件，和屏東崇仁診所發錯藥事件。

臺灣醫界正往另一方向試探。

（作者為本校醫學系19屆校友）

